



扎根

■孙佳欣

井冈山时期，朱德到遂川县碧洲开展工作，见到一位老人面色灰白，走路摇晃，询问后才得知是缺血所致。他随即派人将人从敌人手中缴获的食盐分发给老乡。老人再三推辞，朱德说：“我们共产党和红军与人民群众有益同咸，无盐同淡。只要红军有益吃，就得让老百姓的菜碗也是咸的。”从此，“有益同咸，无盐同淡”就在红军队伍里流传开来。

从革命时期到和平年代，人民军队与人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一直在续写。当洪水肆虐、大地震动，军人以身为盾，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；当时局变幻、人

心惶惶，军人破除万难接侨民回归故里；当佳节来临，一片祥和，军人坚守岗位守万家喜乐团圆……有歌唱道：“你是谁，为了谁……我的乡亲我的战友，我的兄弟姐妹……”这答案就在每一个人心中。

本版的故事与军民情有关。《赔礼》中，丁胜参军后接受教育，决定回下乡时的村庄为当年的错事赔礼，得到了王德林夫妇的原谅与款待；《军人之家》里，店主大哥的旅店是军人旅途中的故乡，在那里，军民一家，其乐融融；《特殊的借条》讲述了军民互助、信守承诺的故事。

“朝霞一出遍地金，染透群山果树林，果满篮呀歌满天，哎嗨哟，欢迎子弟兵进山村……”人民军队把老百姓放在心上，就能在人民心底扎下根来，日渐根深叶茂，如参天大树撑起万家灯火，守护八方宁靖。

本版插图：赵建华 赵瑛鹏 莫双辉
图片制作：陈新阳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天边刚露出鱼肚白，王德林老汉和老伴张淑华便起床忙活开了。这天，老两口要款待当年插队的几位知青，其中就有偷了他们家芦花母鸡的“始作俑者”丁胜。

“俺听过包公赔情的戏文，没听过军官赔礼的故事。再说了，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他还能捡起来往脸上抹黑？”张淑华半信半疑，边舀水边唠叨。

王德林嘿嘿一笑，说：“这丁胜可不是一般人物，解放军历来讲究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’，绝不会让亏心事烂在心里。这次咱们不妨以礼相待，毕竟军民鱼水情深嘛！”

朝阳渐暖，炊烟从各家各户升了起来，整个村子醒来了。

事情的缘由得从知青来村子里插队那年说起。按政策规定，当年知青吃商品粮，细粮比例较大，油水也多。可第二年取消了商品粮，知青和社员一样，要从生产队领取口粮，这下，伙食水平急转直下。遇到春荒，就只能吃高粱米粥就咸盐粒子。小伙子们正值发育阶段，个个熬得打不起精神，哪还有力气下地干活？实在挺不住了，就有人打起了王德林家芦花老母鸡的主意——这只鸡体态丰满，天天下蛋。

那天一大早，去喂鸡的张淑华发现自己家的芦花老母鸡不见了。那年头，庄稼人喂鸡的家禽，就是他们心尖上的宝，被他们称作“小银行”。芦花鸡丢了，张淑华上火，腮帮子肿起了老高。

听着老伴的叹息声，王德林琢磨母鸡丢失的原因：被黄鼠狼叼走了？不对，没听到鸡叫声，也没见到鸡毛、鸡骨……那就一定是人为的。随之，他想到了插队的知青，这帮学生没来之前，从未听说过谁家丢过鸡鸭。那么，又是谁呢？王德林很快把目标锁定了丁胜。丁胜是出了名的“丁大胆”，王德林心想，就凭他的胆量，偷只鸡还不是小菜一碟？

王德林把自己的判断告诉了老伴，张淑华气得一拍大腿：“可不能饶了这小子，得报告给派出所。”

不料王德林摇了摇头，按住了她：“报告啥呀！为一只母鸡，让张振环把他抓起来一顿打，再关几天禁闭，这孩子还怎么见人？”

张振环，人高马大，一脸横肉，是村子里的治安保卫组长。他好动粗打人，村里人都怕他。

张淑华捂着肿了的腮帮子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那也得找丁胜说道说道，不能就这么了事。”

“咋说呀？拿不出证据，他能认账吗？再说了，这帮孩子一年到头尝不着荤腥，馋得跟小猫似的，也怪可怜的。老话说，能饶人处且饶人。我看这事就算了吧！”

见丈夫态度鲜明，张淑华也就不吭声了。

王德林猜得没错，这事真是丁胜干的。那天月黑风高，丁胜跳过围墙，悄悄

赔礼

■李国选

摸到王德林家的鸡圈前。开圈门、抓鸡、拧脖子一气呵成。那可怜的老母鸡都没来得及叫一声，就被丁胜拎走了。

芦花鸡到手，丁胜和同住的马彪、刘长贵、孙洪生一起连夜炖鸡，大吃了一顿。他们悄悄掩埋了鸡毛肠肚，没留一点痕迹。

尽管做得天衣无缝，丁胜还是心虚愧疚。见到王德林，他不敢正视，与他说话时，也极不自然。可王德林像没事人似的，这使丁胜愈发不安。尤其看见张淑华那肿得铮亮的腮帮子，便更觉得无地自容。

转眼到了年底，丁胜获准赴西藏参军。临走前一天，他去王德林家告别，支吾了许久，终是没能将实情道出。倒是王德林老汉拍着他的肩膀，说他有前途，叫他好好干。

二

到了西藏，丁胜申请去最偏远的边防连经受磨炼。几年后，他入党提了干，整个人褪了稚气，焕然一新。

那年冬天，战备任务十分紧迫。丁胜领队勘察地形，经过一个藏民村落。正在路旁闲逛的几只母鸡受汽车噪声惊扰，猛地四散飞奔，司机小张紧急制动，可还是有一只母鸡撞上车头。丁胜赶忙下车，见那母鸡扑棱了几下翅膀，两腿一蹬，须臾便没了气息。

正发怔之际，一位藏族老妈妈奔了过来。她抱起咽气的母鸡，爬满褶皱的眼角登时红了。只听她颤声说着：“芦花鸡……冬、冬天也下蛋的……”说罢，竟落下泪来。

丁胜闻声，瞪眼看那母鸡，脑子里蓦地闪出当年插队时，被自己偷吃的那只芦花鸡，张淑华那肿胀的腮帮子仿佛又出现在了眼前。他的脸色瞬间变为赤红。不容多想，丁胜向前一步，两脚一并，敬了个标准的军礼：“老妈妈，实在对不起，我赔偿您，您看行不行？”

“不用赔！”丁胜身后突然传来洪钟般的男声，随即一位藏族老阿爸来到跟前。他摆摆手，对丁胜说：“是我家的鸡撞到你车上的，岂能让你们赔偿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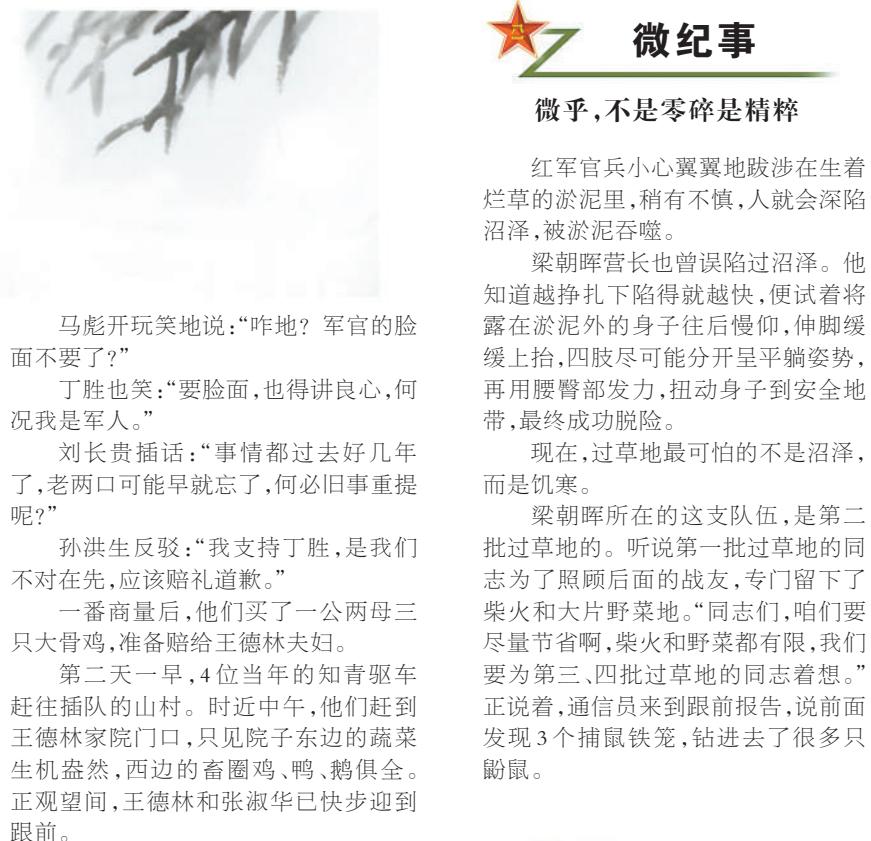
丁胜上前拉住老阿爸的手，郑重地说：“您老人家通情达理，但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我们损坏了人民群众的财产，一定要赔偿的。”说罢，他向司机小张递了个眼色，小张启动了汽车。丁胜迅疾掏出纸币，箭步上前把钱塞进老妈妈的围裙兜里。没等老夫妇醒过神来，丁胜已经跳上越野车离开了。

目睹远去的军车，老妈妈直拍大腿：“要不了这么多钱啊！”老阿爸双手合十，连声感叹：“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’，老传统没丢，没丢啊！”

归队后，丁胜满脑子都是芦花鸡的影子，还有张淑华那肿胀的腮帮子。临走前王德林放在他肩膀上的手。他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偿还这笔旧账，了却这桩心事。

三

那年休假回到家后，他叫上当年与他一起下乡同住的3位同学，表明了要回村赔礼的心愿。



马彪开玩笑地说：“咋地？军官的脸面不要了？”

丁胜也笑：“要脸面，也得讲良心，何况我是军人。”

刘长贵插话：“事情都过去好几年了，老两口可能早就忘了，何必旧事重提呢？”

孙洪生反驳：“我支持丁胜，是我们不对在先，应该赔礼道歉。”

一番商量后，他们买了一公两母三只大母鸡，准备赔给王德林夫妇。

第二天一早，4位当年的知青驱车赶往插队的山村。时近中午，他们赶到王德林家院门口，只见院子东边的蔬菜生机勃勃，西边的畜圈鸡、鸭、鹅俱全。正观望间，王德林和张淑华已快步迎到跟前。

“大哥大嫂你们好！”丁胜郑重地敬了个军礼。

王德林眯缝双眼仔细查看，哈哈大笑：“好小子，腰杆挺拔，精气神十足，不愧是当兵的人！”

张淑华抢过话头：“来，赶紧进屋！”

丁胜在前，马彪拎着用纸箱子装着的大母鸡，后边跟着刘长贵和孙洪生随老两口向屋里走去。

还未落座，丁胜就抢先说：“大哥大嫂，我是专程来赔礼道歉的，当年你们家的母鸡就是……”

“是你小子偷的。”没等丁胜说完，王德林就接过去话茬说。

丁胜的脸腾地红了。他结巴着问：“你，你是咋知道的？”

王德林眯了眯眼回答：“你这个‘丁大胆’，弄只鸡还不是手到擒来。”

“你老既然知道是我偷的，那为啥不追究呢？”

“追究啥呀！要是张振环把你抓去了，还有好吗？”

丁胜听王德林这么一说，更感愧疚：“大哥大嫂，当年是我偷了芦花鸡，还请你们原谅。”说罢，他深深地鞠躬致歉。

马彪三人也随之鞠躬检讨：“我们分了肉吃，偷鸡也算一份。”

“嗨！都是过去的事了。”王德林摆摆手，“你小子能主动报名去西藏那么艰苦的地方当兵，让人佩服。以前的事，咱就不说了！”

丁胜打开带来的纸箱子，抓起一只母鸡，说：“这是大母鸡种鸡，一公两母，饲养肉鸡比蛋鸡划算，请二老笑纳。”见王德林要拒绝，丁胜连忙说：“赔了鸡，道了歉，我心中的愧疚才算除掉呀。”

“那好吧！这情我们领了。”

晌午，王德林拿出存放多年的高粱烧酒，款待当年的知青。

“真不好意思，偷鸡还有功了，让大哥大嫂破费招待我们。”

“不破费，自家腌的腊肉，自家鸡下的蛋，自家种的菜，没花一分钱。”张淑华笑道，“要说破费，就是老王特意杀了只不下蛋的母鸡。你们别拘谨，就当在自己家啊。”

王德林哈哈笑着，“啥也别说了，都在酒里。”说罢，众人碰杯，一饮而尽。

借着酒劲儿，王德林轻声哼唱着，“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”，丁胜也跟着唱，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……”

正午的村子静悄悄的，爱吠的犬也噤了声，只有歌声随着风，传出很远很远。

车，而且没有了食宿费用，在火车站候车大厅冻了一宿……”

边城小镇人烟稀少，只有稀稀拉拉两三家仅可容纳四五人的微型旅社。倘若大雪封山，官兵无法及时归队，连住的地方都难找。于是，他们一家商量，在边城开办一家专为子弟兵提供家庭式服务的旅社。

指着正围着官兵撒欢的一对儿女，店主大哥笑眯眯道：“你知道为什么每次胡军医、林班长来，我这个老爸就不吃香了吗？因为，孩子的血管里流着他们的血哩！”那是7年前的一个寒夜，妻子提前分娩，情势十分危急。当日下午，陆军医某团胡军医、林班长闻讯，立即用床板搭成简易担架，将她抬往医院，又是喊医生，又是垫费用，还争相献血，直到大人孩子双双平安，才长舒一口气。“多亏亲老子弟兵，要是迟送几分钟，情况可就危险啦！我们给弟弟俩起名小兵、小军，就是要让孩子一辈子牢记解放军的恩情啊！”

为了方便官兵尽快回到“家”，店主大哥牢记每趟火车的到站时间，提前守候当向导，还帮助留宿官兵留意勤务车辆的到达和返程时间，确保他们及时搭乘归队。在“军人之家”住过的官兵，每到探亲返程，也会特意多带些家乡特产，让旅社主人和战友们尝尝鲜。

屋外又飘起雪花，我接过小军递过来的糖果，看着小旅店门堂暖黄的灯光，不禁感叹：多么可爱的人民啊！

微纪事

微乎，不是零碎是精粹

红军官兵小心翼翼地跋涉在生着烂草的淤泥里，稍有不慎，人就会深陷沼泽，被淤泥吞噬。

梁朝晖营长也曾误陷过沼泽。他知道越挣扎下陷得就越快，便试着将露在淤泥外的身子往后慢仰，伸脚缓缓上抬，四肢尽可能分开呈平躺姿势，再用腰臀部发力，扭动身子到安全地带，最终成功脱险。

现在，过草地最可怕的不是沼泽，而是饥寒。

梁朝晖所在的这支队伍，是第二批过草地的。听说第一批过草地的同志为了照顾后面的战友，专门留下了柴火和大片野菜地。“同志们，咱们要尽量节省啊，柴火和野菜都有限，我们要为第三、四批过草地的同志着想。”正说着，通信员来到跟前报告，说前面发现3个捕鼠铁笼，钻进去了很多只鼯鼠。



特殊的借条

■毛进

梁朝晖赶紧带人去看，只见数十只鼠在铁笼里惊慌失措地吱吱乱叫，一只捕鼠笼下还压着一张用油纸包好的纸条。上面洋洋洒洒写着：“我曾当国民党兵，在赤水河被红军俘虏。红军不仅没杀我，还给我路费让我回家。回到家后，我怕被拉壮丁，更怕国民党军队知道我活着，不得已就带家人来到若尔盖草地附近，想以狩猎为生。可此地荒凉，没有猎物，只有大量鼯鼠，于是买了捕鼠笼子放于草地上，捕鼠充饥。前天听闻有军队打草上过，我便不敢取此鼠。第二天去时，发现捕鼠笼子旁边有草鞋脚印，我便知道这是红军队伍在过草地。都说红军是咱老百姓的，我以鼠充饥，以后还我，一只鼯鼠抵半斤粮食。”

梁朝晖看过纸条，喜道：“这下生病受伤的同志有救了！”

于是炊事班的同志捡来枯草树枝，浇上煤油，火柴一划，将鼯鼠洗净下锅。每个战士都分到了一点，很珍惜地吃着——那是他们难得的荤腥。

临走，梁朝晖留下一张借条，并写明：“请务必保管好，待革命成功，可凭此找当地政府兑换粮食。”末了，他用那油纸把借条包好，置在捕鼠器笼子下。

时光荏苒，天地变换。

直到1961年，天灾饥馑，一位老人手持借条，蹒跚着走进了县委大门……



长征

第6127期

精短小说

生活，远比小说神奇

历经20多个小时的跋涉，火车终于在这座北国边城小站终止了奔波。刚迈下车厢，我便被呼啸的寒风撞了个趔趄，作训帽也飞出老远。

3个月前，我赴团部参加业务骨干技能集训。离队时，老班长叮叮嘱咐：“集训结束后，一定提前和连部联系，商定返程日期、会合地点……”

眼下，真是应了“不听老兵言，吃亏在眼前”，面对半尺厚的积雪，我傻了眼。在大雪封山封路的情况下，勤务卡车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从天而降的。

“同志，住旅店吗？”正一筹莫展时，一辆自行车一步三滑地从身后跟来。骑行者大概30多岁，从头到脚裹得似粽子，裸露在棉帽外的面孔又乌又紫。见我疑惑，“粽子”跳下车，笑呵呵道，他叫陈爱军，是“军人之家”的店主，估摸末班车已进站，便骑车到火车站附近转转。“别把咱们哪位子弟兵落在这冰天雪地，多遭罪！看样子，你是头一次归队吧？难怪衣服穿得这么单薄！把行李放到后座上，这样咱们能早一点回家暖和。”不容我再有迟疑，他已将我沉甸甸的行李拎上自行车改装加宽的后座。

“看你文质彬彬的，该是南方人吧？”



军人之家

■赵刚

浙江、江苏，还是湖南、四川？”见我不置可否地笑，店主大哥憨厚地“嘿嘿”几下，又忍不住问，“你是空军的？还是陆军的？”我不禁仔细打量一番这位其貌不扬的大哥，纳闷他为何对部队如此清楚。大约看出我的疑惑，他脸上泛出得意的光彩，那原本微驼的背脊也变得笔挺，前进的步伐更加坚实有力了。

走进“军人之家”，一股温暖的气息扑面而来——这里氤氲着砖茶浓香，桌上摆着油光光、辣汪汪的御寒大烩菜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。有五名官兵正一边热热闹闹地围坐在一起吃饭喝茶，一边给

主人那对可爱的龙凤胎姐弟讲故事。见我进来，他们站起身热情地帮忙搬行李。店主大哥将我与众人彼此介绍后，那粗厚的手使劲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开玩笑道：“怎么样？陆、空大聚会，咱们的‘军人之家’够热闹吧？”

谈及“军人之家”的来历，大哥眼里竟闪着泪花。

2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，他随父亲在戈壁深处放牧，突然腹痛难忍。就在父亲心急如焚之际，一辆军用车从远处的主路上疾驰而过。父亲看见了救星，一边用放牧杆将皮袄高高举在空中使劲

摇晃，一边大声呼喊：“解放军同志，救救我的儿子吧！”看到求救信号，军用车立即驶离主路，颠颠簸簸狂奔父子面前。看到几近昏厥的孩子，副驾驶的解放军二话没说，将父子让进驾驶室，自己则移到硬邦邦的车厢上。车子飞也似地直奔边城医院。医院诊断为急性阑尾炎，必须立即手术。父亲身上带钱不多，急得吧嗒吧嗒直掉泪，那名解放军慷慨解囊，承担了全部费用，一直陪护到手术成功。“事后，我们才知道，这位救命恩人是离队探亲的空军技师老唐。为了我们，他不仅错过当日的火